台學統

台學統卷卅五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廿二　朱子學派三

教授潘子善先生時舉

台學源流潘典教名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游有問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闡解四書多爲師門所稱許嘗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晦庵云且以樂水言之水對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之處事處仁者樂山亦

以此推之子善有省平居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又嘗舉知行互相發明之說晦翁云此心虛明萬里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太本推之達道耳先生服膺斯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眞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歉然觀於此言不特踐履之密可謂有得於合一之學者矣嘉定十五年以迪功郎釋褐終無爲軍教授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天台縣志潘時舉字子善世家臨海徙居天台邑治西
思賢橋之側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官無爲軍教授嘗
從朱文公游四書五經皆有注釋又撰語類數十條四
書大全天台潘氏即時舉也今邑西四十里有上下儒
堂世傳時舉授徒講學之處

尊鄉錄贊曰古人受業有答問者致其要歸道無高下
先生所受晩出武夷有疑必著不欺不知迨學旣進往
復經制武夷亦推公食是問領教育士已闕君門行必
顧影敢畔師言嗟嗟先生後學之紀二復遺編高山仰
止

遺書

小學書圖二卷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經部小學類　右宋潘時舉撰凡七十四圖攷證悉有據依首繪朱子像系以自贊孫趙汝騰贊曰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有慶元初中行獨復[illegible]按此編無序卷首不署名惟見於下卷神主圖式之跋尾因知爲潘作也潘字仲善臨海人

林叔恭先生恪

台學源流林叔恭名恪叔恭其字也臨海人初從晦庵游晦庵云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便生較計思前算後也又云曾見郭叔雲問爲學否某告之曰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得於是每聞晦庵語必記錄於冊以自省其所錄如論爲學如鍊丹先將烈火鍛十餉方好用微火養成如論終食不違仁須先以不處不去立脚如論求放心不特走作只昏惰便是放如論集義是無一事不求箇是如論孔顏樂處孔子都忘了身只是一箇道理顏子猶照管在又記晦庵自言所用力處甚約日夜只就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凡此皆進修眞切得力語晦庵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學蓋莫要於此云

天台縣志林恪朱子門人有癸丑以後問答見朱子實紀

臨海縣志所著有師傳筆錄

判府趙恭父先生師郏

台學源流趙判府名師郏字恭父居臨海從晦翁先生游最見器重嘗以書質所疑晦翁稱其用意之精且云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晦翁嘗問別後讀書如何對云愈見得己私難勝耳曰不須苦與爲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即與喚回卻無事矣晦翁常與呂子約書言台州有一師郏在此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郏主游者先往及嘗論黨籍事謂恭父覓入其事部中欲脫之恭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

官鄞縣主簿歸嘉興府判官
臨海縣志趙師邿字其父從晦庵游最見器重嘗以書
質養老祭義燕義鄉飲酒義內則學庸論語等說晦庵
稱之云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又云惠書得聞為學
之志固已幸甚及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
親曾用力不能知爾晦庵嘗論纂籍事云其父竟入其
事部中亦欲脫之其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又嘗
問其父別後讀書如何曰近學得意思卻不甚迫切曰
若只如此卻恐又有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又謂切己
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己私難勝也曰不須苦苦與他為
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便與喚回便沒事晦庵嘗與呂

子約書云台州有一師斯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斯主簿者尤佳以紹熙元年庚戌宗室科進士歷官鄞縣主簿終嘉興通判天台縣志趙師斯朱子門人有癸丑以後問答見朱子實紀

謙齋吳清叔先生梅卿 子諒

台學源流吳謙齋名梅卿字清叔仙居人嘉定十七年特科仕至忠州文學嘗因果齋李方子獲登朱子之門講授甚盛所著有經說語錄

吳諒字直翁號南軒梅卿子端平二年進士終慈谿縣尉景定中太學生金渭等請與鄭雄飛同祀稱六賢堂

見府志

遺詩

題淵明愛菊圖 吳梅卿 三台詩錄

秋菊由來美願言愛者誰聞道陶彭澤嗜茲獨孜孜嗟

嗟彼秋菊胡入淵明思我余忽解得不肯告人知

早梅 安洲詩錄

寒梅太早落欲開春尚遲嵯峨官道路偃仰江水湄東

閣凭觀處西岡移植時不同桃李妍偏與冰雪期未葉

花爭放餘香蝶莫窺世無鐵石心誰能賦幽姿

同友玩月南峰 吳諒 安洲詩錄

山房有佳客山月似增明何處來塵翳無雲點太淸旁

觀花影瘦並坐石牀横夜氣侵人添得童閒麴生

南塘陳茂卿先生柏 鄭雄飛

三台詩錄陳柏字茂卿號南塘仙居人與聞濂洛關閩之學

宋景濂集天台顧氏先德碑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梅卿直軒吳直翁諒慥堂鄭景溫雄飛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

吳禮部詩話舊齋王先生旣錄天台陳南塘柏茂卿夙興夜寐箴遺其友葉通齋復載其懷友詩云攜書入空山幾若與世絕俯仰一室間頗見古人別良朋令人思思君意彌切食芹著自甘那得共君嘗又有盛雪巢一

詩云皋夔不著書周召不決科端坐廟堂上四海臻泰和吾道固如是後來文藝多嗒然空山中獨抱明良歌皆知道者之言也

夙興夜寐箴 見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册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辯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為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

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讀書分年日程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為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按西山有夜氣箴

題朝夕箴後 金華宋濂景濂撰 宋學士全集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清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南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攷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詞奧旨

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慥堂鄭雄飛景温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眞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生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置於左右則其所以尊尙者何如哉嗚呼前修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趣惟文辭是攻是溺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幷槩先生師友之盛以勵同志云

遺詩三首其懷友五古見前

花石行

鉷聲一發千鵬舞汴水黎童泣鼙鼓千年廢圃墮空荒

蒼璧化爲圜下土江南壯士鐵衣寒落日驅車望靈武
瑤宮飛墜黑山巓淚灑紅花作紅雨天南羈鳥歸不歸
故園草荒陵樹稀

三台詩錄云上半感徽皇之召亂望靈武以後歎高宗不能有爲致二帝卒死沙漠也色澤鮮麗開元詩一派

思親

天外東風吹塞沙忽聞歸雁落梅花江城此日正春雨
獨倚闌干心到家

侍郎鄭慥堂先生雄飛 附

赤城新志鄭雄飛字景温仙居人端平進士累官祕書
少監終戸部侍郎號慥堂以清節著今祀鄉賢祠

台州府志鄭雄飛字景温號慥堂幼以他事繫獄御史異之命題階下小松有云如今暫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御史稱曰未易才也遠毗之端平二年成進士累官祕書少監戶部左侍郎冰蘖自守剛方不撓時國事旁午度支浩繁雄飛出入持平務存大體會朝廷議加派雄飛曰窮檐之困極矣又重以無藝之征速亡道也遂避之乃止景定中太學生金渭等請與縣尉吳諒同祀稱六賢堂

遺詩

歸田即事

世事紛綸歲序虛故鄉且自飽蓴鱸柳風春動陶潛宅

湖月晴開范蠡圖老去藏身還適俗靜中齊物卻忘吾
青山應笑歸來晚慚愧疏家二大夫

[illegible] 右史郭正肅公磊卿 父晞宗

赤城新志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奏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廁跡其閒是猶卻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歿上亦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爲立正諫坊以旌之兩浙名賢錄同

台學源流郭正肅名磊卿字子奇號兌齋仙居人瓊筦安撫晞宗第五子也按赤城志淳熙五年姚穎榜進士郭晞宗仙居人字宗之歷通判處州知道州提舉福建路市舶除瓊管安撫未行卒事見何參政澹所爲銘嘗游文公之門嘉定七年舉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時鄞人余天錫理宗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

朝論不與先生上疏云臣聞鵰鶚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廁跡其閒是卻行而求前也章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起居郎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帝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先生進退兩難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與杜成之徐元杰諸賢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帝亦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爲立正諫坊以旌之朱白雲有作文獻書院記稱先生與趙幾道至杜同師晦庵

謝文肅公鐸亦云我台之學攷亭是宗孰見而知曰正肅公惜乎當時授受之詳無所於稽所著有兌齋集尊鄉錄節要右史郭正肅公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權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者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宰相史彌遠門下彌遠希楊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疏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公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

賢以輿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肆跡於其間
是卻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公
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
怙權不法當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
公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自歸上
明日除公起居郎公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
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公鬱鬱不得志遂
嗚咽而卒時公與丞相杜公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
同心同德以忠正爲已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
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没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上亦
念其忠不已乃特賜謚正肅命浙東提舉鄭雄飛爲立

正諫坊於邑之市橋以表其節公自少即岐嶷不凡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尤枝都與芟倚天高榦共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先生爲浙東常平使者以道學淑諸台士公與訥齋趙公方山南湖二杜公皆從之游故其見之事業者如此

贊曰潛邸舊恩孰敢指斥鴟鴞豺狼肆言以擊三世相位冢弄可嫉孰訟其惡冒死以聞不爲起居寧爲右史鬱不得言卒憤以死我懷正肅正諫有坊宋道謚嶭巇心孔傷

雜錄

嚴州府志郭磊卿字子奇天台人端平三年由太社令

添差睦州通判延納儒生誨以義理之學一千以私輒

叱去郡政不逮多所正救部使者以訟牒屬之日旁午

磊卿從容剖決姦莫能遁邦人士翕然服之後召爲太

學博士及居言路皆稱其官子和中寶祐五年來繼父

官其明察亦無忝云

郭氏種德庵記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集十一

亦見赤城集題無郭氏二字末無嘉定

年月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崇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

五人知崇陽縣磊卿攝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

陽始余與崇之別長沙崇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

孫能弔相對惻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
葬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
人森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
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
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
偶不規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
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
爲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
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
也公之所就求毫末而以正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

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刹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心疾走蹶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其薄治於己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泆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遺文

論余天錫蔣現狀

臣聞鵰鶚入林則鳳凰遠去豺狼當道而騶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之任喉舌之司使雄邪廁跡於其間是卻行而求前也臣竊見余天錫謟交權勢諞取科名有德有言之莫聞惟內惟貨而罔極原筮匪由於顯比彙征咸覩以冥升共嗔元稹之蠅遂入於此咸謂劉輿之膩近則汙人揮去未幾而復來患得既深而愈躁斗筲無取舟楫豈堪攷其素則耕獵並稱察所安則心鬥俱市秪鼎雞犬亦既遍涯和羹鹽梅安用此物蔣現早謂廉平晚𥊍節守心匪端而好勝故多暴其氣

學匪正而好奇故多離其辭謂苦口爲惡聲定甘心於善類佞邪莫掩徒誇張禹之魯論貶刺非公有甚魏收之穢史既乖正地躐登之望而有仰天竊歎之聲忠報全虧義方莫有曲木之影無直碩苗之惡莫知星履納言既辜惠簡廈氈勸講徒惑聖聰臣於天錫本無違言現之於臣嘗舉自代既公論之交沸豈言責之敢私圖報在斯莫問其次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遺集

台州金石錄郭晞宗墓志銘有郢中稾五卷義陽稾三卷漫齋稾六卷

赤城新志漫齋稾仙居郭晞宗著今其孫端朝家有鈔

本
兌齋集仙居郭磊卿著今其家有鈔本

郭濕齋遺詩

姑蘇臺

春花開秋雁來長風幾度姑蘇臺不見臺上人臺下空徘徊荒樹梧桐生綠苔

傷歌行

長歌短歌傷如之何佚樂恆少憂患孔多死生兮東流逝波富貴兮午夢南柯烏鳶螻蟻唯之與阿轍環天下嗚呼亞軻

長歌行

拔劍斫地歌歌長聲嗚咽問我歌何爲爲君歌一闋天地莫高厚日月遞出沒一氣幹混茫萬化無凋歇君子貫古今其大詎朝夕寧爲半幾溜終穿泰山石莫磨寸許雖小利亦何益

白紵詞

迢夜迢迢夜未央井梧月白吼寒螿感時念往誰不傷嫂妒龍綵辭昭陽手中團扇篋中藏吳姬織紵秋蟬翼一絲往還千情積金粟尺量金斗熨爲君裁袍爲君惜同盛同衰莫相失

藍谷詩話趙頫庵極口稱戴石屏白紵歌雪爲緯玉爲經一織三滌手織成一片冰清如夷齊可以爲衣

陟彼西山于以采薇以為古雅夔州守郭晞宗亦有一篇一致意於貞白一託興於新故一音節倣古一情致纏綿各極其妙

與谷口對菊

細蕊猶苞綠幽花旋蔀黃但能香到死開晚亦何妨

簡蔣通判旦

譙樓更漏長客枕衾裯薄消息苦未眞幽情向誰託野闊風卷沙江空浪翻屋欲渡恨無梁徘徊結心曲

客中雨示徐元杰

客外日多雨聿茲天隕霜愁能知夜永夢不畏途長朝霧和雲淨晴鳩喚婦忙無心搔短髮失喜理歸裝 安洲詩錄

頤作雨失上空

古字無理字

郭兌齋遺詩

寄韓潤泉仲止二首

在困多促促長懷林棲者崔嵬玉山岑其誰秣余馬朝隨潤雲泊暮逐潤雲鴻洸儀儼神交晤言冀心寫愈煩不知味采菊不盈把顧垂白日影照我茅屋下（林原作特似誤）浮雲安可攀高蹈何恨早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修名如鳳翔嘉遯若龍矯棲遲二十年匣此不世寶灝露溥紅蘭涼吹發青昊因之吐芳訊慰我夙昔抱

三台詩錄正肅與權姦不合攻之不去有不能一日安於朝之勢必羨仲止之棲遯能見幾也古興二篇

以刺讒詞旨太露此二章較渾含矣

古興

我有莫邪劍欲揕讒人心讒人力回天利劍恐不任直行失眞性雅琴失正音坐令青青松化作惡樹陰至誣或市虎至堅或鑠金傷哉白日翳雪深

題顧德清竹居

繞庭惟種竹蕭散似君稀直幹和春瘦深林映日微寒聲驚鶴夢疏影落苔衣問外紅塵滿無因向此飛

輓都諫文肅公

更從別駕立朝端白簡風生憲府寒宣室每前深夜席水天時染祕書翰琴忠東散人何在鶴返遼陽影已單

聖主愴然爲輟厨九京莫作淚空漫

輓吳監獄

萍水當年共盃簪定王臺上越人吟相視直說到兒女

一別那知成古今紅紫盡輸壓主翰丹青難寫雪霜心

安昌弟子何寥落讀罷長文淚滿襟

偶題

更無清興在杯觴不用蒲葵扇自凉月色靜時山鶴叫

一庭秋景藕花香

台學統卷十六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四　朱子學派四　杜氏學一

南湖杜良仲先生曄

方山杜仁仲先生知仁　杜貫道附

赤城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杜曄黃巖人字良仲與弟知仁號方山杜終東陽縣主簿

赤城新志杜燁字良仲嘉定元年進士歷東陽主簿嘗從朱文公熹十餘年得反躬力索之學自號南湖弟知仁字仁仲亦嘗及朱子之門以文行稱有詩文十五卷

易詩等說自號方山友民趙師夏銘其墓曰君少有俊才善爲舉子文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剋意於詩又曰是不足以爲學遂潛心六經及伊洛之傳曰道其在是吾知所止矣㫐仲有南湖先生文集車玉峰爲之序今祀鄉賢祠

伊洛淵源續錄杜南湖名煜字㫐仲弟方山名知仁字仁仲黃巖人南湖師事文公十有餘年文公嘗與之書曰自頃聞昆仲之名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㫐仲而於仁仲尙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義理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又答仁仲書曰㫐

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益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更須博以文始有進步耳

台學源流杜南湖名爔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仁仲學於克齋石先生克齋以致於紫陽朱夫子於是師事紫陽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車玉峰稱其所受於紫陽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去宂長歸專一當其潛玩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令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不同則自一語之砭宂長埽淨而

學成矣又稱其爲文於義理之體髀聖凡之關捩必示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已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而傾倒殫盡也其從孫則卿裒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玉峰爲之序

台學源流杜方山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雕鎪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攷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

祈以然無不究悉其切問近思反躬克己之意又每見許於師門方其壯年試於鄉不利遂絕意榮慕足迹不至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挈劍佩之瓢印則趨而避而讓道于樵降色言於寡弱施均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已志也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而沒年六十有一趙遠庵志其墓

方山隱士杜君壙志 趙師夏致道撰 赤城集十六

君杜氏名知仁字仁仲台州黃巖人也曾祖誼祖舜卿皆不仕父春嘗仕不仕名其燕游之地曰樊川鄉人謂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

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睿先君二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裒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奧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彫鎪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攷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

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閒一言一字必明辨乃止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謁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顒卬則趨而避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寡弱施約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己志也余與君共學友也知余莫若君知君莫若余君疾且病余亟往救則已屬纊矣悲夫乃書其導歷之旌曰有宋方山隱士眾咸曰宜退而為之誄曰君學足以有為才

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於時無喪無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泣拜曰予既命之矣請勒諸壙

答杜仁仲良仲 朱子 六首錄一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攷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

論此已答之可取二三觀來諭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棻按梁璲字文叔朱子答其書云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只據二句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亦不得爲無別矣

答杜良仲書　餘姚孫應時　燭湖集七

某頓首再拜良仲省元尊友兄使來辱書歡慰無限春中屢雪餘寒未已遠惟尊候萬福某去夏臨安附狀歸來念武夷之行不遂欲專自詣委羽見諸舊友然舉動無名且窮人一出如拔山空言終不能償慨想古人每

一相思輒千里命駕眞是奇事計賢伯仲念我不置當亦發此歎耳彼此憂患之餘感今追往人生至樂不復全得固當益爲老親愛身自重紬繹故學課計新功稍贖向來悠悠之罪庶幾無負九原可以復見師友甚思極意面論相與激昂奮起神馳形隔是可若何頃不自量輒求小邑自試待戍三年謂可專靜讀書尙有負笈求益之便忽茲趣行憮然悼之天分素定敢不臨事知懼故以政學禍福得喪固不敢知獨恐澒涊瞶眊終無補於世道反爲世俗所變化耳兄誠愛我益有以痛警之嚴州在臨安西南三百餘里遂安又在西南二百四十里陸行甚難水道泝谿亦迴遠窮山僻陋絕無將迎

事似頗僨然賦輸故重未易支吾也撥冗具報草草餘惟艮食珍重不宣

與杜仁仲書孫應時 燭湖集七

某頓首再拜仁仲祕校尊友久别如許彼此免喪之後當復自奮起爲人甚願一見面相與極意熟論幾聞新益然恨不可得也書來惠問勤懇不肖無狀荷朋友不鄙不忘何以當此即茲春寒伏惟尊候萬福某區區蹤跡姑具艮仲兄書自憂患來血氣衰薄特甚體羸髮白飲食益少讀賢伯仲書亦復有此歎是可若何此身萬事付之造物獨吾初心決不可自負虛見易長實德難進閱歷益多亦可以自覩矣努力鞭策尚可補過不然

竟墮無聞見惡之域其可懼哉他日有便凡近作文字惠寄數篇可共商搉如兄美質又早有志僕所望於兄者豈有限量責善不敢不深亦有以報之冗中語不及究千萬加湌自愛不宣

匡杜先生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劬索反躬斯學之術既去冗長乃歸專一彼此相梗起見生疑終身窘步稅駕何時惟南湖公與其仲氏惟日孳孳必得所止攷亭之門先後十年見知眞切口唯心傳寤寐六經搜剔四子窮理求仁曰道在是學成不用以授諸孫翕然清獻德業愈尊猗昔河汾啟唐相業公俯視之孰爲乙甲世降學絕旁走羣猜不媿於公公寧

不哀

南湖學案敘　鄞全祖望謝山撰、宋元學案卷六十六

祖望謹按南湖氏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伴於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貿㑹荆谿之文統車氏能正本

之迹南湖學案　鄞王梓材按是卷爲謝山所分立底稾未全移入車王峰腳氣集尙有黎洲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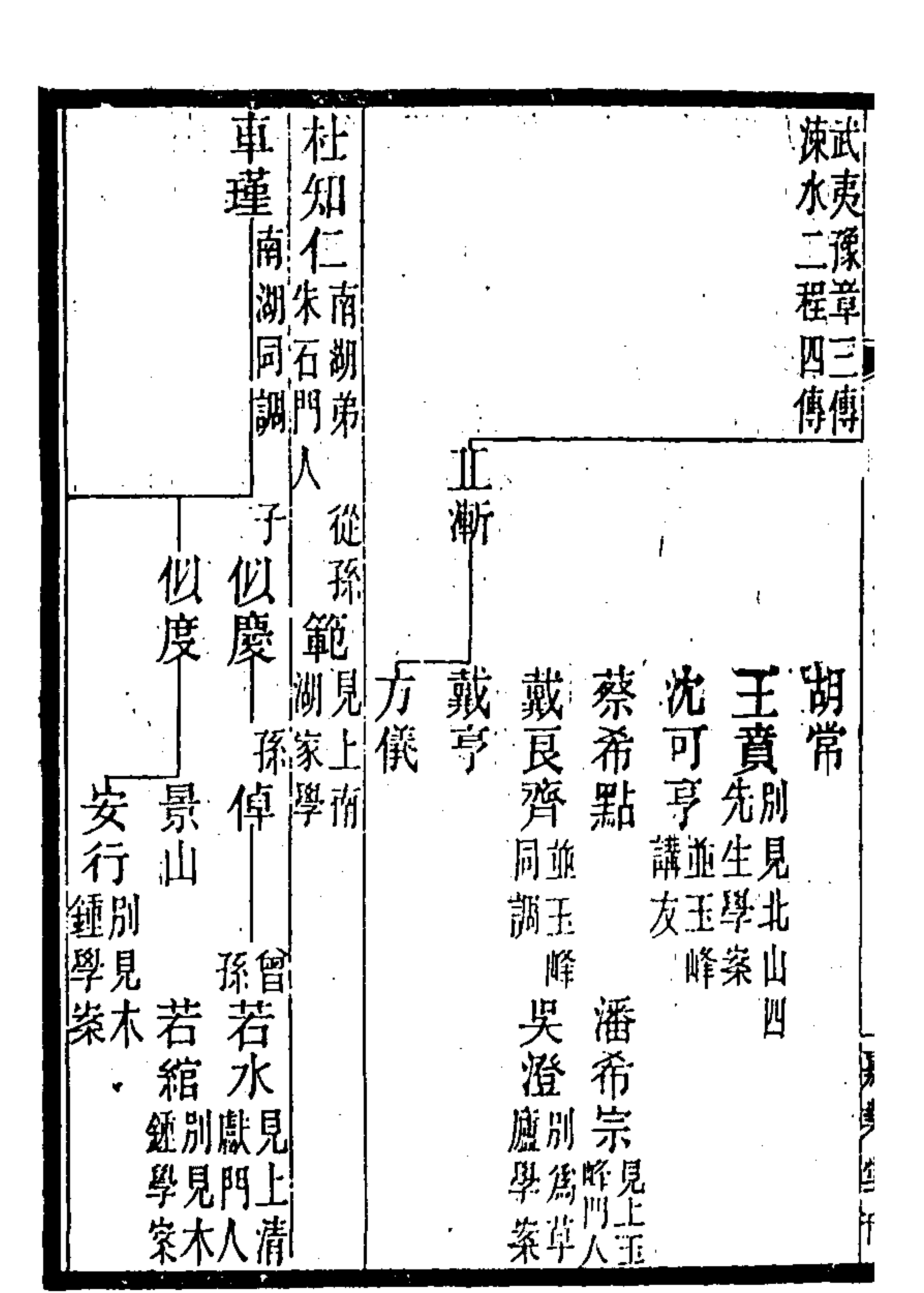
南湖學案表

杜煜　晦翁石克齋門人延平白水籍谿屛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

從孫範　車若水　盛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潘希宗

金叔明　附董華翁


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江漸
戴亨
方儀
胡常
王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可亨 並玉峰講友
蔡希點
潘希宗 見上玉峰門人
戴良齊 並玉峰同調
吳澄 別為草廬學案
杜知仁 南湖弟 朱石門人
從孫範 見上南湖家學
車瑾 南湖同調
子似慶
孫倬
曾孫若水 見上清獻門人 別見木鍾學案
似度
景山
若縉 別見木鍾學案
安行 別見木鍾學案

蔡夢說
　黃超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耕
　方儀（見上木居門人）

南湖學案目錄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布衣丑木居先生漸　　隱居車隘軒先生似慶

車先生似度　　車先生倬

車窗林先生景山　　蔡起巖先生夢說

聘君車玉峰先生若水　　胡思齋先生常

沈先生可亭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祕監戴泉谿先生昺齋　戴蠹翁先生亨

方樵翁先生儀按樵源作樵誤今正　高天逸先生耕

隱君潘柏峰先生希宗　金先生叔明

遺集

南湖先生文集七卷宋杜煜撰從曾孫則卿編浙江通志赤城新志云今亡

方山先生集十五卷宋杜知仁撰浙江通志作杜知仁詩文十五卷

南湖先生文集序車若水清臣撰赤城後集二十八

學之有問思辨爲有疑也有疑將以有行也以聖賢爲必可信道爲必可由無水火必不生活寒暑晝夜瞬息造次顛沛之必不可違故精探誠求一語之礙如鯁骨

之在睽必抉乃已疑則亟有以用力用力則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學之終也今之學者無疑豈有聰警之過人歟不切身而已矣友人杜則卿手編其從曾祖南湖先生遺集得其成書讀之義理之髖髀聖凡之關捩一旦窮即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己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傾倒殫盡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旨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亢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盍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返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源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

在靜茲其用力之驗歟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者不同則自一語之移究長掃淨而學成矣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於克齋石公克齋則文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自得者也克齋以致於文公遂成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而得其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之德業即二先生之所講明令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清獻可知也若水少年旁蹊窘步思以自拔如窮人之無歸遂事清獻得聞降志精思鞭辟向內之言即今所謂反躬力索者學豈有二說哉先生卒成文公之學而若水頑冥及老竟負清獻則鄉閭序豈敢與於斯文念清獻之學之所自來

而若水之嘗聞之清獻也託先生之書存此語之傳以遺後人庶幾其有興者而先生成學造道之詳則卿具有述矣先生諱燧字良仲詩文散在人間則卿收爲七卷又嘗有續云

遺詩

和戚之翁西梅花韻 清獻集原注方山叔祖諱知任字仁仲文公門人

寒梅吾故人歲必以文會涴墨倘可覆未知凡幾醉晚爲得此詩山靈以爲最置身風月上出語色香外篤言孤絕處壞枝委顛沛懸崖折拔竹斷澗偃病檜窮交僅如此過是貌無翡碧眼若好奇於焉有深嗜迎長得一花 一作失喜一陽花 以爲時可矣遂若天下春筆頭頓生氣我

扃閉闢曰（一作我亦解事者）亦枝借箔麻敢賀微陽來尚虞堅
冰堅之（一作且拔良文未知其所至）結束果何在飄零初不計政恐負
歲寒或爲識者誚

成之和篇至因求轉語再用韻

孤根要先覺（一本）花已後會而況萬香中晚乃誇狂（一作闕）
醉東皇兆羣物無物居（一本）其最對梅欲著語當在梅之外
君看龍蛇蟄中有江河沛其元陽復雷其貞歲寒檜（貞原作禎避仁宗嫌名下同）於梅觀此妙眼力憐湛輩無能根本求僅
爲香色嘖（一云）元無識者孤貞可知矣君獨邃玄機命筆
開風氣奇哉天根詞與世呼夢寐猶疑轉語下（一本）未爲梅
之至願聞第一（一作二）義更作向上（一本）討會有先天翁當發無極

喟棻按晉書羊祜傳祜登峴山顧謂從事鄒湛云云湛曰公道德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蘇東坡詩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附錄杜清獻原唱及和詩

閒行谿西得梅數花喜甚偶成小詩呈諸趙兄

作意每不偶邂逅與心會疇昔問寒梅李園不成醉今夕亦何夕見此道花最獨立如高人凜凜塵世外藤蘚半侵剝風雪幾顛沛蕞爾籬落間勁氣奪松檜下視桃李場碌碌千百輩古淡不入眼何能供世嗜苦心抱歲寒天其知我矣此行得此花凝然爲增氣置之几席間相對喜不寐有果頑不食明朝日南至芽櫱或未知爾乃太蚤計三嗅味清絕令人發長喟

方山和篇再和韻

殷勤里社閒談笑文字會平生一樽酒無慮千百醉問梅窮淵岡樂事此其最風霜盡木末冰雪封戶外誰其念岑寂自得以顛沛歲寒二三友已不數蒼檜卓彼方山翁自許偕行輩古心味玄酒於世百不嗜少小詠佳篇搜句亦奇矣年來久不作吾黨幾喪氣珠璧忽墮前疇昔曾夢寐三詠結束語坐令百感至來者恐未前往者非所計汗青幾多節徒起千載喟

方山有求轉語之作并用韻二章

觀物非外索具眼以心會微陽花病槁寧供等閒醉我嘗諜前作無言乃為最譬彼清廟瑟一唱弦越外萬卉

染春色生意豈不沛何物漏天機一點映寒檜我欲屋谿曲種竹十數莖疏影侵清淺作此苦淡嗜方山於此花論交亦久矣憔悴對冰雪中有蓋世氣向來多朋從痛飲忘夜寐舊事俱已非尙善詩押至按押至言相因而至見前漢息夫躬傳俯就相唱酬殆爲後來計一花未足多夫子亦何喟

四時冬復春造化一機會朔風空草木餘枿猶病醉梅花於其間居殿亦居最三春在何許不在粉鬢外我嘗玩茲理若決江河沛冰鑿臥寒松雪嶺立老檜見命謂受獨落落一二輩有此不改節不與世同嗜抱貞開化元此花而已矣整刷此精神寸草亦生氣嗟嗟迷復者

膠轕隨縮寐蒔欒尋斧斤豈知七日至擊壞詠天根巧

厤不能計持以印梅花無語獨歎喟

送子謹叔并序

子謹叔自幼與某兄弟游畧去位分相與論議反覆不厭間以杯酒爲娛適不啻若朋友交某之兄質氣實志勤行端叔尤愛之重之而某實師之欲學之未能也不幸天降之孽奪之師而兄已下世矣不復見矣今叔又捨某而侍親數百里外異時蹤跡參差將不得爲向日從游之樂叔以某之意爲何如也叔嘗援手而謂之曰吾之行有以處子矣子何以贈我顧某嬰戚之餘志念剝落故學浸忘悒悒無一可道而眷焉惜别之語徒足

以增感愴者又不足以陳然其情抑有不能自已謾成古詩五章葢以平日所聞所知者而求正焉叔其一笑許之否乎叔之處我者昔聞其略矣願聞其詳將終身誦之雖相去數百里外固不異於朝夕之面命也

古道日凋弊人心競險薄風雨晦朝暮平陸變溝壑歸來尋故廬綠窗靜猶昨殷勤時拂拭塵埃易侵剝此時寬且明休哉有餘樂

大聖不可作立言百代尊開卷讀且想凜凜儼若存古今寧異轍豈徒資討論檢點作用處聖愚從此分記誦不足言爲道忌多門

大雅久不作文士日以衆纘緝斵新美靡靡相漬湏春

禽轉巧舌但可供好弄取之以終身隻字不可用古來
名節人往往多樸重
少小從君游忽已各壯年蒙銅未披發憂孳故熏煎羨
君懷利器吾宗秀而賢刮摩盡結習涵揉歸本源聖處
猛自力人物方渺然
聚首日嬉戲胡乃遽言別回首十年閒坐令肝膽裂東
陽古佳地先民有遺烈爲我一酹之山寒水清絕無以
持贈君高秋千里月

棻按子謹葢南湖先生子時南湖爲東陽主簿子謹
往侍而淸獻公以詩送之也詩不以頌而以規眞得
古人相贈處之意

杜先生貫道附

台學源流杜貫道黃巖人嘗從朱文公游文公稱其所陳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又稱其所論讀書課程甚善且云思慮不可過苦只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久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又云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艮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乃幸

台學統卷十六

台學統卷十七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五　杜氏學二上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上　子濬　淵

史館檢閱黃震戊辰脩史傳丞相杜範字成已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卽以已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媼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擾隱漏之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直端平元年除軍

器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員盈而上下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陛對首言三四十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潰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頸更新之治兩年於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採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澄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憾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温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聽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䛐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

邪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淸談之誚越兩月除秘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言竊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狀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

奔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又奏何炳守九江年耄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奏一守臣之末能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官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

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
堂不欲臣言其親故輒其因而奪其氣則與畏者之用
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
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
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
含怒不已累牘譊譊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所謂承
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
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
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虜邊
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
上風采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

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交論斥清之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事於宗門者今分列四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癡共爲姦利名位已隆者買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寄者恃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鹽軍羣聚而剽劫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望陛下剛明以體

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義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然後明詔大臣至公血誠嚴窒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爲慮貼黃文以宮中宴樂太過爲戒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丐上歸田乞請上皆不允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以韃虜寇江陵俾近臣條邊事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爲表裏因言虜見遣王檝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不從則發檝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僞亦伐其

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令又復以向者負茫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以狂直之可取敢不勉竭以報隆恩如以臣易於調護則向也執守不固已爲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且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曲調和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或因

緣而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
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
此極陛下以其言爲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
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
不知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奬其身則是陛
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可以
蓋實哉巵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
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淸
之横挑强敵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
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與蜀帥趙彥呐及

其子玭夫昏耄貪鄙妄易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行竄斥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庇姦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行範亦不入臺官宅上促之入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爲陳韡地欲扼史嵩之而奪其權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其鄙夫患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

攻之鳴復猶沓沓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閤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閤門手扞去之始出闕上遣中使召回範遇諸塗舊比臺諫行車避執政執政被論不避至是範前騶呵殿中侍御史鳴復謂其陵己泣訴於上範復合臺奏鳴復身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辨之章見其交闞邊臣以啟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滓于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即賜施行

如臣等言非則是臣不識事體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賜罷斥除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使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正月五日即渡浙江歸上聞之愕然諭宰執貽書勸範回辭愈力三月除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範辭召赴行在又辭嘉熙二年八月差知寧國府明年三月至郡適大旱市中絕粒幾旬日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米粟四千斛以禮延寓公富人勸分人賴以免於饑邑令期會但以紫袋往復如一家請於監司亦如之於是縣之應郡郡之應諸司無督促之煩而免逃

沸始至倉庫多匱及去米餘半萬斛錢亦羸數萬計悉以犒輸下戶糧兩淮民流南多剽掠有水寨首領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泊城外範擻其頭目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先陰爲窺城計範不得已以計擒斬之安輯其衆給之使歸四年五月造朝首疏言今旱暵薦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共戎乘勝而善鄰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擄我荆襄擾我淮壖迸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蔽欺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

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
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
垣亙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
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
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
等死𥘉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
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閹者
權相陽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
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
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

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亘十年醞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抉耳端平改元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宋史理宗本紀紹定六年九月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棻按旨酒箴蓋即在四十八條內）使持此ˋ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閒政皆出於中書而

御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指陳宰執臺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竦歎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撫勞備至即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於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豈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得之傳聞謂內廷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蠱惑私親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為滌去舊習以新天下出

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精白一意勉爲後圖貼黃言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二劄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閒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勢亢烈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卽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命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範慮以久旱得雨爲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不登米價大踴範不勝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

之而升米一千按是時用鈔一千僅値百許通鑑疑其太貴改升作斗非也積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而告緡識關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爲病昔所無也甚而閭門餓死相率投江愁歎相聞怨氣滿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苗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掠所在相擬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棲狼狽道路其泊於沙上者亦奄奄

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虜爲之向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爲朝廷憂哉中夜以思瞿然而起爲之痛哭流涕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皇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

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徙若何而可定虜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忠以陳持危制變之策宰王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开聽併智擇其可行者行之廿六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淳祐元年四月言陛下即位以來垂二十年閧變故災者如山東逆酋輒肆返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淖殞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戍卒聚矣須洞旦暮方莫保而彼忽服刑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啟兵端決稔寇孽巴蜀荊襄彌望茅葦國勢岌岌矣而哨騎亟退稍寬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流民剽掠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爲谷之衆未幾

懈散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催陷衝擊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爲國而恣肆復殺寖安故流此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將玩之以爲不足畏此其勢之必然者也然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畿旱饑田野小民醫糠秕以延旦暮之命殣於道塡於壑所至積穢無異獸相食之風盛行甚則生致而烹之雖甚罪亦忍爲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爲民父母其得不爲之動心乎旬月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寇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將天亦幸之而朝廷亦自貫幸之矣臣所深慮者懼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之擾而爲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匱而襲

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遂甦擾證難以遽復萬一六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羣兇趨和當是之時何可幸而玩之耶又況韃虜多詐出沒不常斥堠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具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內殿修造之不時以爲皆玩幸而縱欲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尚書十一月除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三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日大雷電欽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罷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

衎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政祗押救尾範既爽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恐抗言無隱情遂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賁賁聞之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罷而賁獨能以閤職翌日奏事因言賁已先被劾則為罪人乃借臺諫之首以為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向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劉晉之為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範同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範不屑與共政而去範即出關上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以會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

嵩之乃亟遣其客劉棫密約劉晉之等併論範鳴復範始得遂其術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範右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範以遜游倡不許力疾入覲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三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收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貼黃乞早定國本以繫

人沁時親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屢引前朝杜衍例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詔書庫梁閣京敎及要地幹官時人情久狃於私多以為不便大學生方大猷等亦上書言之且封以示範範奏言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大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縱臾為之者陛下如以臣言為是乞下堅守則僥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上求治甚急用仁祖故事令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十六事一曰公用舍顧進退以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者無所投其閒元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二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者並罰舉主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爲人凭舉四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貸贓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並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

必專官六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曰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清野多矣十二曰謂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施行者孟珙擁重兵

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殉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為也幸勿以此見施琪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侔願效死不辭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策應為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範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疢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為相纔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制賜諡清獻範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

質見諸躬行事親以孝居喪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父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少賤與均禮雖御僮奴皆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有田三頃羅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爲公相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大設施而遽薨背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輟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

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爲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五卷襍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爲名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二子濬淵皆能世其家法範既薨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大半濬淵食貧七年閉戶讀書淡然不問濬嘗以薦由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十萬計盡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戶部欠以寬民力初國朝自紹興姦兇摧折士大夫正氣至嘉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輭爲貪佞無敢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闞其死紿其子約以保門戶而爲

諸尘以承其位既而盡反之以爲名又欲生事爲功以
壓勝之三十年架漏扶持之天亦遂至盡輕擲而敗國
家多事方自此始而乘時得志之士或反誇爲小元祐
於斯時也追黨已寒之肉者何難矣獨範超然其所痛
憤時事屢與時相力爭如縱口而談古人豈不難哉相
繼而叶助之者惟唐璘又相繼而與無所附麗而敢言
者惟王萬嗚呼亦難乎其人哉然範死而清之再相矣
所誤又不止國事矣其誰與爭之嗚呼亦可惜哉南渡
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然則尙何望
哉李忠定趙忠簡皆正人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
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

則尙何望哉於是內則賄賂成風衆弊膠轕外則邊將收拾中朝所屬鑽刺之人使備數帷幄而國家所仰惟在天祐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嗚呼其所關係何如哉按宋史列傳節從此篇刪節今不錄

宋史李韶傳韶字元善嘉定四年進士嘉熙五年改禮部侍郎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

宋史眞德秀傳德秀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

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

風雅遺聞高不妄恥堂稿有近者昌言多出諸賢之後有感詩吾觀唐虞時輔佐多世胄一時謀謨嘉十世典刑舊古道日以衰彖賢始不懋近者梧桐鳴多出芝蘭秀杜李唱其前劉胡繼其後自注云杜清獻之子淵李行之子務觀則淵已立朝有聲丞相有令子後人或不能舉其名考古者能不慨然

杜清獻公祠堂記 宣化程公許季與撰 滄洲塵缶稿 赤城後集五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祠於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終始金石崇論宏議焜

嘉業堂刊

燿策書精忠可質之鬼神盛名明揭乎日月方百里之國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然嘗論之天下惟是是非非不可泯於人心而是是非非之公訂之鄉黨爲得其實必其修於身行於家信於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一命以上推所學以行已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以道事君施利澤於天下皆其取信於州里者推之也蓋古者尙賢崇德始於校庠之習射習御而鄉先生沒得祭於社之義距古未遠舉三老孝悌有詔月旦有評至於邦彥碩老生有令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江都相之塋過者爲之下馬郭有道之葬銘者謂無媿色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於人而人自不

能弭忘者民之秉彝好德之懿豈吾欺哉公之解送於鄉第春官仕州縣也耀然一儒生耳掌故府四歲不遷稍進而列屬寺監爲郎中祕安知其際更化於端平任言事官以直道結主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逮其出輔碩藩入匽禁褱兼掌書命擢貳事樞尋見嫉於枋臣歸食洞霄之祿猶前日一臞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重望又際更化淳祐入秉國鈞以全德始終也先是甲辰歲時宰以憂去位上觀監久若未有所屬者中外疑慮異論蠭起公許奉祠寓書被起家之詔以左螭直禁苑嘉平月之十二日賜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退日晏宣廐之命遽下秉燭問詞頭公與寶黎范公竝命拜左右丞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相丙夜亟觕脫稿進入偶當上意翌日路朝宣布搢紳

畢務吏慶都人士懽聲如雷動上側席延佇驛召旁午

且申戒郡邑長吏趣發人情厭於朋比徯公相國一振

刷之以六旬始克輿疾造朝理機務甫八旬而遺表上

矣疾革索紙筆欲有忠告淡墨數十字僅一字可辨上

深悼爲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諡清獻公許屬當

演綸中有兩聯如聞遺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已濈濈

數字敧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識其實也嗚呼

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每患乎無其時無其位有

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於斯

民何薄其祐而奪其予也意者氣運之伸屈往來如環

無端蒼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陽數奇爲善者不能以勝夫爲惡者之朋猶陽之奇不能以勝夫陰者之儔乎不然何望治於上者注意之切若是而事與人迕十常八九溫文正公所云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呂獻可臨訣謂天下事尚可爲以今揆昔信可爲於悒而流涕也已閒者邑子戴君汝曰按字君玉號竹巖布衣過我谿滸嘗及其長官趙君必适之意曰清獻公祠堂成惟疇昔心事之同非程公孰當筆頓首謝不能自已無何以書來申前請益堅嘗聞黃巖之爲邑與赤城鴈宕岡阜聯屬下際滄海渺無涯涘育秀孕奇有衍未艾趙君之作斯堂也尊賢紀善崇化厲俗非但爲一邦衮

繡之旑圭璋特達近接耳目之聞見焄蒿悽愴罔忘歲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訛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為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祭杜丞相文　郝門方岳巨山撰　秋崖集

嗚呼天不不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於今百六十有三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其更化弦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諭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援而登爭睹其儀

刑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公也是何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喁喁延頸跂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勦神疲於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安然猶國有蓍龜世有砥柱若不見迍邅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以讋焉而莫前今夬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舍旃將恐上心漠然於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於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楫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公忠

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秉國不及於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鋼然而青山流水居無五畝之園以獨樂花木之秀野而藝風煙兮則公之貧又似乎差賢意公之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於變怪雜出舞鰌鱔而號狐狸兮方瞑目於九泉古所謂死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為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涕漣

挽立齋杜丞相　戴復古式之　石屏集

邪正源兩並國家當再興有時須有命稱德不稱能方喜千年遇如何一旦薨世間無哭處吾欲哭昭陵

輓立齋先生　玉峰車若水清臣　清獻集附錄

元元合望久及是事方新四海看更化皇天忍誤人多

於閒論議得聽古經綸豈不懷斯世吾今要此身

尊鄉錄節要　謝鐸撰

舅陽王遂作南陵學記有曰嘉熙末天台杜公範起典州事進六縣諸生而教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是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又曰杜公之學接師友之關而得諸文公朱子學者必欲造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

臨川危太樸作文獻書院記有曰方朱文公弭節黃巖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兩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于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彌著論者以為澤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勞定國法

施於民丞相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

清獻杜先生贊 謝鐸 十大儒之一

考亭之學孰知而見惟兩杜公授于清獻惟清獻公知之益眞益擴而大底於精純守之以一報之以五夢寐平生尙友千古南渡以來相者幾人紛紛鄙夫匪史則秦端平之初是曰大壞公起扶之衆賀以拜衆方仰成天實奪之天不祚宋吾道何爲我台之先儒亦多有絜德校功孰居公右文獻有祠上配徽公我台百世吾道之宗

丞相杜清獻公贊 謝鐸 五大臣之一

壽皇中興思治如渴比之匪人衆弊膠轕端平大壞漫

不可爲狂瀾砥柱匪公而誰公在下僚高風盛德係公出處天下休戚既老而相八十日終天下痛之如司馬公儒者之澤久不克濟我哀我民痛公百世

杜清獻公年譜　後學王棻撰

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十月乙丑二十八日公生於黃巖杜曲里一云公名範字成之一作[illegible]一字儀夫一作甫一作父友直以公貴贈太師黃巖城北五里杜家邨人也一名杜曲亦曰小樊川遠祖唐延陵令羔宰相佑之孫自京兆避亂徙黃巖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故公嘗稱本望自題京兆杜範見本集金壇劉文清公宰爲名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

寧宗慶元五年己未十八歲　邑人夏廷餚登第公自家塾抱書夜讀父母輒撫之曰勤讀書夏君居然上第矣見本集

嘉定元年戊辰二十七歲　五月公登進士第

七年甲戌三十三歲　任金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即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正擾

九年丙子三十五歲　奉檄校文衢州　秋自三衢回與同官數人過嚴州登釣臺甫抵署復奉檄鬫白龍蕩蕩在縣南十里民私蔆蕩之利區分蕩地繚以菰蘆歲加培壅而蕩淤且臨水至無歸其去不留是年秋知府事丘壽儁命公鬫之公明達利害令行而民

不知自是水之豬泄有地旱乾無虞矣見王順鎮江志劉宰增修靈濟廟記

十年丁丑三十六歲　春金壇尉秩滿旋里　公在金壇與漫塘劉宰為友不旬日輒一往往輒留每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古今上下凡持身居家莅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也見本集

十三年庚辰三十九歲　調婺州司法參軍　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嫗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擾隱漏之弊盡革凡三年而後成

十五年壬午四十一歲　秋赴漕司校文訖仍回義烏

十六年癸未四十二歲　冬司法秩滿旋里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四十四歲 秋游雁蕩山
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冬入都改選
三年丁亥四十六歲 調安吉司理參軍
紹定三年庚寅四十九歲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
六年癸巳五十二歲 除大理寺司直 始公爲安吉獄官見本州獄案已成上之朝廷至有二三年不下者干連拘繫多以瘐死心甚念之意謂棘寺刑部稽滯以至此也及爲大理司直方知刑部下其案於棘寺大小皆有限日縱有駁難往復亦有程期嘗詢其故蓋大囚之獄謂之死案欲其緩死奏上輒留是知緩死之爲仁而不知無辜被繫遷延歲月至於瘐死

之為不仁甚也及為軍器監丞輪對遂首言之見本集
端平元年甲午五十三歲[illegible]除軍器局監丞毎月點戎
器必計工役多寡𦵏廉而上下其食以示勸懲[illegible]
二年乙未五十四歲[illegible]八月升軍器局監正[illegible]十月除
祕書郎十二月除監察御史
三年丙申五十五歲　二月差董試事　三月奏事請
祠不允秋除太常少卿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illegible]
十月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illegible]十二月除殿中侍
御史極論鄭清之横挑强敵幾危宗社併言李鳴復
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上不聽公亦
不入臺復極言李鳴復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其鄙

夫患失復合臺論其無識固位并自乞罷斥　除起
居郎不拜
嘉熙元年丁酉五十六歲　正月二日甲寅渡浙江歸
　三月除浙東提刑改浙西公辭召赴行在又辭
東若冰來學
二年戊戌五十七歲　八月差知寧國府公一再控辭
不允
三年己亥五十八歲　三月赴寧國任郡大旱以便宜
發常平米粟四千斛振之　冬流民張世顯謀作亂
擒斬之
四年庚子五十九歲　增建韓文公祠於寧國　召赴

行在公三辭不允　五月造朝入對仍丐祠不允除
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
舍人
淳祐元年辛丑六十歲　四月兼權兵部尚書　差知
貢舉　十一月除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
二年壬寅六十一歲　六月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公旣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
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三年癸卯六十二歲　三月三日庚寅公乞歸田里詔
不許
四年甲辰六十三歲　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不拜時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公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问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益恚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御史趙倫呂午承嵩之風旨並論李鳴復杜範於是鳴復範並除郡公不拜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十月壬辰詔起杜範游佀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錄用十二月辛丑詔趣游佀杜範赴闕　丁未再趣游佀杜範供職　十二月庚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實錄院兼提舉編類聖政見館閣續錄　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家起公公以遜游佀不許

五年乙巳六十四歲　正月公力疾入覲　二月丙寅朔造朝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更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　上求治甚急用恒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公條上十二事皆素所欲施行者　二十六日公疾甚請假養病　四月甲申填星犯上相星公疾革以觀文殿學士致仕三十一日丙戌薨爲相纔八十日上輟朝三日詔贈少傅諡清獻　五月壬戌歸殯里第輀車所過聚祭巷哭行路嗟悼痛惜以爲蒼生無祿　七月葬於本縣靖化鄉黃杜嶺之原在縣西七十里即其地爲造

五鳳樓以鴻福寺爲香鐙院建粥直坊於宅里以表之

公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議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今所存者古律詩四卷奏劄十卷雜文五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二子濬淵皆能世其家法 濬由大理正知汀州有政績纔三月卒見黄傳 淵立朝以敢言稱見高斯得恥堂存稿

六年丙午三月郡守丁璹建州學六賢祠祀鹿何石磬商飛卿郭磊卿陳耆卿及公六人吳子良爲之記

八年戊申正月邑令趙必适建公祠於學宮程公許爲

人之記

予纂杜清獻公年譜既成因序其後曰宋史稱公從其從祖烶知仁游從祖受學朱子至公益著今攷集中送子謹叔及和方山詩公未嘗師二杜也蓋公之學實由私淑皆得而兼資於漫塘劉文清公嘗觀公跋其墓銘謂與漫塘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凡持身居家莅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若飫甘鮮而懷珠璧也漫塘之學出於朱子而公與漫塘實在師友之閒則公之學固朱子之學矣然其不師二杜者蓋二杜之學得其淺而公得其深二杜之學見其細而公見其大也攷公書晦翁書

出師表後云九原可作捨二公吾誰與歸謂諸葛武侯朱文公

祭劉漫塘文云董葛不作謂董子諸葛武侯吾誰與歸可以

知公之所志矣其軍器監丞輪對劄子首言天下之

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公而已矣

而跋鶴山書季制置墓亦言大本所係唯公一字公

於之則義之與也其跋徐季節文則曰盈天地閒皆

實理也理不實則壞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可以

知公之所學矣竊觀公之首結主知蓋在輪對一劄

未幾而遷中祕任臺察歷常卿殿院已駸駸嚮用矣

向使稍以勢位為榮委蛇班行卽可坐致卿相而公

危言極論抗直不撓再起再去無所戀嫪上不負主

知下不負所學其剛方嚴正實與朱子之道若合符節非夫口耳浮慕之徒所能希其萬一者也其與眞魏二公雖嘗同朝而未嘗有攀附往還之迹然觀其輪對貼黃言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之學此正大臣格心事業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爲於天下萬無是理此爲西山進講大學衍義發也其邊事奏劄言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無或稽留而端平三年三月奏劄謂近者督府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遣之其終也模黏而罷之皆爲鶴山視師京湖發

也是公於眞魏二一公固嘗力爲毗助以翼吾道之行
特不屑如口耳浮慕之徒依草附木强託淵源徒資
標榜焉耳葢公學本公誠志希董葛清節粹德終始
不渝至計忠言直陳無隱未嘗講學而實接朱子之
傳不待入相而已負温公之望向使天假之年久於
其位董朱之道德葛馬之事功庶一以貫之矣天不
祚宋故奪公之速也豈不重可惜哉雖然世之爲士
者誠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則雖窮在草茅而隱然
挾公輔之具達爲卿相而超然無異於韋布之時亦
何艷乎浮雲之富貴而執鞭從之也歟同治甲戌六
月丁酉立秋日邑後學王棻謹書於柔橋之玩芳草

堂
舟寤謹按東王峰南湖先生文集序先生初與其季
方山公同學於克齋石公克齋以致於文公遂成於
文公富時見而知之而得其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
獻之德業即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開其風
者觀清獻可知也按玉峰親受業於清獻而其言如
此則清獻之學淵源於二杜塙然可信特三杜未及
柄用事業無所表見朱史本傳言從祖學業朱子至
範益著此言最有斟酌且玉峰謂清獻之德業即二
先生之所講明可謂推尊已極今謂三杜得其淺見
其細恐未免以事功論人也